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
第□五種 村中俏 汪賣線 風流悟

婦人若有姦情，心變兩樣，嫌此愛彼，漸成殺身大禍，甚可畏也。不聽鄰老極好佳言，自速其死，皆由平昔藉以賣線，喜看婦女而喜調婦女所致，又可畏也。老誠男人，切莫娶風流婦女，汪原事即是明鏡。

揚州南門裡，有個汪原，是沿街背著線籠生理，年當強壯，尚無妻室，藉賣線為由，專喜看人家婦女，兼且說粗談細，油嘴打話。因生意稀少，有朋友薦他到西鄉里走走甚好。

一日，到了陳家莊地方。見一婦人叫住買線，這婦人美貌孝服，約有二□四、五歲。汪原與之眉來眼去，甚是歡喜。訪問莊鄰，遇一老者說道：「這婦女郭氏，有名的叫做『村中俏』，雖然標緻，去歲嫁了一個丈夫，不上半年，得了癆病而死，不問而知，是個喜動不喜靜的婦人了。我看你是個老誠人，身就壯實，恐怕還不是她的對敵。」汪原道：「只因我家中無人照管，不妨娶她。」因而煩媒說合，一講就成，娶進門來，夫妻□分和好。

過了兩個多月，汪原的面皮漸漸黃瘦了，汪原的氣息漸漸喘急了。他有個同行賣線的劉佩吾，時常在汪家走動，早晚調婦，遂成私好。這佩吾曉得溫存幫襯，又會枕上工夫，婦人得了甜味，因而日漸情密。且見丈夫有病，哼哼叫叫，煎藥調理，看為仇敵。鄰里人都知道風聲。那汪原弱病臥牀，佩吾假意問病，遂與背地親嘴，被汪原看見，奈病難開口。

次日略覺清爽，因向婦人說道：「我在這坊住了多年，雖然小本生意，卻是清白人家。你須要存些體面，我是不肯戴綠帽子的。倘然出乖露醜，一刀頭落，休想輕饒。」婦人勉強說了幾句白賴的話，轉腳便向佩吾說知。佩吾道：「既然你丈夫知覺，我下次謹慎些就是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我恩情是割不斷的，乘其病臥，我自自有法。」佩吾別去。

那婦人淫心蕩漾，一心迷戀姦夫，又恐丈夫病好，管頭縛腳，不遂其欲。夜半乘夫睡熟，以被蒙其頭，將一袋米壓上，不容轉氣，汪原被他安排死了。到天明料然不醒，假意哭將起來。

佩吾聽有哭聲，又聽得街坊鄰佑都說：「這人死得不明，我們急速報官。」佩吾心內如亂捶敲擊。三□六策，走為上策，要往淮安親家逃躲兩、三個月，等事情平靜再回來。因一氣從灣頭高廟走至邵伯鎮，已有四□多里，心略放寬。因餓，見個飯店，便走進去，揀個座位坐下，叫主人家：「快取些現成飯來吃，我要趕路，有好酒暖一壺來。」主人家答應了。

須臾間，只見店小二擺下兩個小菜，放下兩雙箸、兩個酒杯。佩吾道：「只用一雙箸，一個杯。」小二指著對面道：「這位客人，難道是不用酒飯的？」佩吾道：「客人在哪裡？」小二又指道：「這不是你一同進門的？」佩吾道：「莫非你眼花了？」小二擦一擦眼道：「作怪，方纔有長長的一個黃瘦漢子，隨著客官進來，一同坐地，如何就不見了？」佩吾想著汪原生時模樣，料是冤鬼相隨，心上驚慌，不等酒飯吃，便起身要走。

店中許多客人聞知小二見鬼，都走攏來圍住佩吾座位，問其緣由。佩吾慌上加慌，登時發狂起來，口中只喊：「我死得好苦！」眾人道：「這客人著鬼了，必有冤枉。」有附近弓兵知道，報與邵伯巡司。巡司是冷淡衙門，以有事為榮，就著弓兵拘審。

半下眾客人和店小二扶著佩吾，來到巡司衙門。佩吾雙眸反插，對著巡司道：「你官小，斷不得我的事。」巡司大驚，即叫書手寫文書，解江都縣來。即刻帶審，鬼附佩吾，將自己通姦，郭氏壓死丈夫的事直說。縣官取了口詞，便差皂拘拿郭氏對理。

這郭氏安排了丈夫，捱到天明，正要與佩吾商議。不料他已逃走，這場大哭，纔是真哭。哭罷，收拾衣物當銀收殮。眾鄰見汪原暴死，正在疑心。忽然公差來拘。郭氏到官，兀自抵賴，反被佩吾咬定，只得招承。馮知縣定郭氏謀殺親夫，凌遲處死。

若非佩吾通姦，殺心何起，亦定斬罪。不多時，男婦同赴法場，一斬一凌遲。來看的人幾千百，都各凜知，果報昭然。

風流悟

石成金天基

世上人既姦其婦，復殺其夫，心為慾遣，一時不慎而犯此法者甚多，其相報不一而足。或因爭風而彼此互殺，或因夫見而男婦並殺，或假手於叔伯公姑，或假手於鄰里親黨，或鳴於官而以刃殺，或罹於獄而以杖殺。可見淫者，天下第一殺機也。

我獨異其既遠竄他方，乃冤魂猶相隨不捨，必致於殺。則世之奸人妻女者，其夫、其公婆其父母之冤魂，必時刻跟隨左右可知矣。設於暗室獨處之際，或黑夜遠行孤身曠野，更或逆旅淒涼棘闌寂寞之時，想著此等冤魂披髮切齒，怒目洶洶，必欲相報而後快者，真可寒心、痛心，亟宜改過懺悔，庶可免禍。

若其夫、其公婆、其父母未及身死，彼恥懸眉目之間，恨入心骨之內，必欲食其肉、寢其皮，刺刃於仇人之胸而後快者，亦無以異。所以行奸賣俏之人，其妻兒女媳，往往亦著醜聲，旋遭殺戮，雖天道好還，亦未必非此輩冤魂，陰為協助也。